

香港短篇小說選



馮偉才編

海辛・劉以鬯・羅貴祥・駱笑平

慕翼・施叔青・松木・陶然

吳煦斌・西西・辛其氏・也斯

香港短篇小說

才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責任編輯 舒非
裝幀設計 陸智昌

香港短篇小說選

書名

馮偉才

編者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kong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版次

香港柴灣嘉業街十號十二樓

規格

一九八八年十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國際書號

一九九〇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國際書號

大三十二開(137×210mm)一九六面

ISBN 962 • 04 • 0651 • 6

© 1988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kong

在香港，要編選一部年度小說選集並不容易。除了香港大學的馮平山圖書館外，沒有一個出版機構完整地保存着香港近年出版的文學刊物。本選集的資料來源——幾本文學雜誌和三數份報紙的文藝周刊，也只是由關心香港文學的有心人提供，才得以「一窺全豹」。然而，要從這些刊物中選出八四及八五年間的較佳小說作品，也頗感吃力——幾份報紙文藝周刊登載的水準極不公平的小說，本就令人氣餒；而要從少得可憐的三數本文學雜誌中選出較佳的小說，又是鳳毛麟角。

在編選過程中，筆者發覺，八四及八五年度的香港文學創作，正處於低潮期。《文滙報·文藝》、《新晚報·星海》、《星島晚報·大會堂》三個文藝副刊，雖然每周不間斷地發表文學作品及評論，但令人驚喜的作品委實不多。時隱時現的《素葉》兩年間只出了三幾期，刊登的小說也只是有數的幾篇；基督教文藝協會的《文藝》季刊，雖然差不多每期都有小說發表，却只有八五年九月號的「小說專輯」較為可觀；八五年創刊的《香港文學》雖是月刊，但其中登載的小說並不是都出自香港作者筆下。其他如復刊後又停刊的《當代文藝》，雖然每期都有小說發表，但遺憾的是沒有一篇可以令編者選上的。

在這樣的局面下，要編選一部較有水平的年度小說選集，「吃力」，是不在話下了。而它出來的結果，也必定不會令所有人都滿意。首先，本選集的十二位作者在香港文學創作領域中，雖然頗具代表性，但她們未必都會同意本選集的小說是他／她們那兩年間的最佳作品；其次，那些沒有被選上的作者，也許又會質疑編選的標準。這種現象，其實「古已有之」，編者自然不會作什麼辯白，但在這裏還得要向讀者交待一

下編選這個集子的一些基本原則。

一、日期——以作品發表的日期為準（假如作者在文末註明寫於八四年以前，但在八四年或八五年的文藝刊物上發表，也歸入編選之列）。

二、作者身份——以在本地寫作的香港作者為準。無論他／她是來自大陸、台灣或外國，只要已在這裏定居（即香港法例定義下的香港居民），其所發表的小說，均被視為香港文學作品。

三、內容——不需要以寫香港人香港事為主，但如果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香港社會的各個層面和香港作家的所思所感，都會優先考慮。

四、藝術手法——以能反映香港不同背景的作家的寫作手法為主，盡量讓讀者感到香港文學創作的百花齊放、兼容並包的特色。

從香港文學發展史的角度看，香港的小說創作在技巧和題材方面，從來都顯示了多樣化的特色（坊間有些香港小說選本雖然只給人題材和技巧單一的印象，但那並不足以反映香港文學創作的風貌）。一方面，華洋雜處和信息匯集的特色，不但反映在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各個層面，也反映在香港文學作者的閱讀習慣和創作手法上面；另一方面，香港近年出現的一些社會現象和政治現實，也促動了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流露其所思所感。當這兩種因素配合起來的時候，所產生的文學作品就自然地印上了「香港製造」的烙印。就以本選集的十二位作者來說，無論我們把他們排列在一起互作比較，或是單獨挑出其中一個，都可以看到或感覺到那個「香港製造」的印記。

以內容而論，這十二篇小說中，最富香港色彩的，就有《最後的古俗迎親》、《不，不能再分開了！》、《失妻》、《素驥》、《勞先生》、《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即使不是以香港為背景，像《夾縫之間》、

《海的子民》、《革命大道路旁的牙醫》、《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甚至曾被認為晦澀難懂的《劇作家裏面的劇作家》，也令人從香港的政治和社會現實中去探討它們的意義。而《聖牆》寫的雖然是內地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但和《革命大道路旁的牙醫》、《暈倒在水池旁邊的印第安人》、《劇作家裏面的劇作家》一樣，隱含了豐富的寓意和象徵，都鮮明地反映了部份香港作者探討問題的方法和態度（有別於大陸和台灣）。

創作經年，一貫維持其樸素現實主義風格的海辛（《最後的古俗迎親》），在香港正要過度到九七的一九八五年，以一個末落了的風俗讓人看到斬不斷的根鬚如何在香港中國人的血液內流動着。也許作者無意為即將逝去的舊香港送喪，但故事裏面種種舊風俗和古老遺風，在現代化的香港幾已蕩然無存。尋根的浪子縱然回頭，除了尋得那等候他多年的童養媳妻子外，他又能夠得到什麼？作者顯然過分了點的人道主義情懷，在面對如此複雜多變的香港現實，似乎也有點束手無策。

香港現實的複雜多變，除了香港本身的政治環境和社會因素外，海峽兩岸的變動也是主要的原因。劉以鬯發表《不，不能再分開了！》的一九八四年，台灣當局還沒有像今天一樣允許人民回內地探親，台海兩岸的通信和會親，只是靠了香港這個中介地秘密地持續了好幾年。會親，是當時香港的一種社會實相，劉以鬯寫來極力保持客觀冷靜，他的白描式的現實主義手法，雖然有別於他多年來為人稱道的意識流和內心獨白技巧，但在處理這樣的一個題材時，却收到冷靜客觀的效果；雖然有些地方令人有冗贅之感。

以「會親」為引綫，但牽涉範圍更加廣泛深入的《夾縫之間》，施叔青寫來却是過分的熱情澎湃，愛憎分明。《夾縫之間》是施叔青嘗試轉變題材的一個新階段，她不願意再耽於寫香港中上層社會的男女間事，希望在一些比較「偉大」的題材中顯出她的功夫。可以這麼說，除了一些細節上的失真外，施叔青在刻劃她的人物時，的確顯出了她觀察入微的特色。一個經歷過釣魚台運動的海外知識分子，在面對當前中國一些官

僚的腐敗無能時顯露的憤慨之情，和自認為幫助洋人欺侮中國的矛盾心情，她寫來不失迫真。雖然整篇小說還有不少值得斟酌的地方，但作者對海外知識分子面對中國經濟改革時表現的迷惘和矛盾，仍然掌握得不錯，其中對香港律師的角色處理，更反映了不少香港人「大香港主義」的心態。

無論如何「維持現狀」，香港始終是一個不斷變動的城市，而促成變動的其中一個內因，幾乎每個人都知道是由於內地變動的牽連。因此，香港不少創作者都把焦點放在內地發生的事物上面。即使被認為不關注「現實」的西西，近年也有好幾篇小說以內地為背景，而《聖牆》就是其中一篇。然而，與其說西西關注的是內地的政治現實，毋寧說她所關注的是人在某個特定環境下的處境。對某些習慣於「故事性」的讀者來說，《聖牆》無疑比西西其他的一些小說更易懂。故事通過一個小女孩的眼中來觀看當前中國農村女性的處境，在幽默中令人惆悵。少不更事的女孩子在鏡子裏面不但看到現在的自己，也看到了自己那未來不可逃避的命運。小說在運用象徵和隱喻方面，令人聯想豐富，是一篇很好的現代小說寫作教材。

一方面是變動中的中國大陸，另一方面却處在努力「維持現狀」的香港，去與留的問題，對香港一些知識分子來說，不是沒有考慮到的。然而，「遷地為宜」，真的可以令他們安心嗎？在美國唸書、住了幾年的吳煦斌（《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便探討了「獨在異鄉為異客」的身份認同的憂慮。流放海外的文化隔閡感覺，相信許多留學生都感受得到，「我們都棲息在偶然的土地上，但他（印第安人）仍在找尋安全的居處，而我處處感覺到不安又無力飛翔。」也許，這是拋棄了根的中國人的一種流放後的無力感罷。

和吳煦斌是夫妻，同期在美國留學的也斯，從另一角度探討了中國留學生的心情。和他過往的作品主題差不多，也斯總是希望在混濁中尋求清明，在混亂的價值標準中力求清醒，在《革命大道路旁的牙醫》中，他尋求的是一個「可愛的中國姑娘」；一個理想的中國留學生，終於，「在一列雜亂的攤檔後面，……她像一個迷路的人，茫然坐在那裏，也許正在聽人們吵鬧的討價還價，也許坐在旁邊想自己的問題。……也許她

昨夜沒睡好，也許她沿路走來走得太久，有點累了，也許她要在這裏坐一坐，想一想，再站起來繼續走自己的路。」

有別於傳統的寫實主義，現代小說的多義性，自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解釋清楚的。像前面提到的西西、吳煦斌和也斯的小說，其豐富的含意和精練的技巧，只有讀者自己細味，才能充分領略得到。他們一面借鑑了拉丁美洲魔幻現實主義的技巧，一面融合了現代小說寫作的手法，把中文小說帶向另一種境界，可算是香港小說創作的一種獨特風格。

和上面幾位作者一樣，羅貴祥的《劇作家裏面的劇作家》，也是借鑑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技巧，但他也師法了貝克特(Becquet)的「反小說」手法，雖然用來沒有上面幾位作者熟練，而且明顯地有「橫的移植」的痕迹，但在香港的小說創作中，還是值得重視的一篇作品，尤其是它所隱喻的未來社會和創作自由的取向等等問題，更是香港小說題材中少見的。

羅貴祥描寫將可能發生的「現實」的態度和方法，也許令人摸不着頭腦，許多讀者甚至會讀不完他的小說。相反，駱笑平（《勞先生》）、辛其氏（《索驥》）、慕翼（《失妻》）和松木（《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描繪香港現實的方法，却是娓娓道來，引人入勝（雖然後兩篇小說在技巧上還有不足之處）。《勞先生》寫一個勞碌一生、退休後空虛寂寞的老人，雖然面對妻子兒女，仍然感到空閑時間難以打發，最後更弄至神智失常；《索驥》寫一個小女孩長大成人後，找尋那個小時候陪伴她、後來失去蹤影的保姆的過程，從中揭示了一個女人辛酸的晚年；《失妻》則透過一個新移民的講述，讓我們看到一個從大陸來港的女人如何被騙失身，最後淪落歡場的經過；《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更以多個角色輪流出場自述，反映了香港人生百態的一個側影；裏面有：三十年前歸國、今日出國的老知識分子，典型的只懂吃喝玩樂的年青工人，不可一世的中產階級貴婦，一個正在「度橋」的電影編劇，一個香港夢醒、從大廈跳下來的大陸客。

這四篇小說，雖然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香港社會的現實，但當我們合在一起看的時候，却發覺它們呈現了一個今日香港社會的橫切面。勞先生從當工人到當小老闆的過程，《索驥》中敘述者回憶五十年代的成長過程，都不約而同地向我們展示了從五十年代過渡到八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失妻》的新移民悲劇還在不斷的重演；《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的每個角色，我們也是時刻有機會碰到。

另一篇背景跟香港完全無關，但又令人想起香港社會面對的一些問題的，是陶然的《海的子民》。這篇故事雖然寫的是「投奔怒海」的越南難民遭逢海賊的過程，但對於不時被越南難民問題困擾的香港人來說，却提供了另一個了解他們的角度。陶然在一些細節上寫來驚心動魄，讓人對從死裏逃生的越南難民多了三分同情。

正如筆者開首時說過，技巧和題材方面的多樣化，是香港小說創作的一個特色。筆者也希望讀者從本書的十二篇小說中，領略到這種香港文學的獨特色彩，從而對香港小說創作有一個更加深入的印象。

一九八八年四月至五月

目錄

最後的古俗迎親·····	海辛	一
不，不能再分開了！·····	劉以鬯	一二
劇作家裏面的劇作家·····	羅貴祥	三八
勞先生·····	駱笑平	五八
失妻·····	慕翼	六四
夾縫之間·····	施叔青	七三
從康樂大廈跳下來的人·····	松木	九七
海的子民·····	陶然	一〇四
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	吳煦斌	一二二
聖牆·····	西西	一二四
索驥·····	辛其氏	一五三
革命大道路旁的牙醫·····	也斯	一七〇
作者簡介·····		一八一

最後的古俗迎親

海辛

○

竹林，村前村後村左村右都是茂茂的竹林。連村名也叫竹林。打從四年前開始，這十幾家人字瓦頂磚牆，簷下兩扇高大木門的同一款式毗鄰並排的古屋，讓港島的歷史古物保護委員會，列為歷史古屋，經過修葺，已開放讓遊人賞覽研究。設管理與講解員，他是一個本村老漢。

今天上午，這條無人居住的歷史古村，竟有人辦喜事。一個四十幾歲，曾住在村頭第一戶的漢子，穿大襟短衫褲，身掛紅帶繡球，他從墟上木偶戲班請來八音古樂隊，吹吹打打；前面有兩個老漢揸棍棒直豎大燈籠，也有客家老太婆唱即興的喜樂迎親山歌；一頂老舊花轎，由兩個大漢扛抬着。如此的老式迎親隊，走在歷史古村的寂寂街道上，引來許多鄰村觀熱鬧的孩子，也有村婦人，都在指手劃腳說話：「讓人們遊覽參觀的歷史古村，怎麼還會有人迎親的？」「不是神經漢娶神經女吧？」「不是鬼新郎娶鬼妻吧？」「不是時光倒流吧？」

迎親的隊伍吹吹打打，一列大紅顏彩隊伍，直走到村尾最後一家房屋。老新郎走去敲關閉的大木門，咻咻咻，咻咻咻……「簷前燕子給敲門聲嚇得飛掉啦。

屋裏傳來幾個村女的吱喳聲，她們向新郎討取開門利是。村姑娘不會上天喊價，只要每人二十塊錢便夠了！新郎樂得給予。

片刻，「呀」然一聲，兩扇木門由小罅隙變大罅隙，再豁然開朗，陽光射進去……幾張村姑娘的笑臉迎著新郎，幾隻手向他伸過來。新郎早已準備紅包利是，分派給攤開來的較粗糙的手掌。

新娘戴上已舊的鳳冠，穿紅裙褂。儘管珠簾垂遮，看不清新娘臉孔；但從高高壯碩的軀體看，至少三十五歲以上。在喜歡早婚的新界山村人們來看——該是個老新娘了！

有個高大村婦揸着新娘出門。她們身旁的婦人撐油紙傘，一邊走路一邊往傘外高空撒米……新娘上轎，轎夫關轎門，八音又吹吹打打……

迎親的隊伍往回頭走，花轎給抬着移行，新郎跟在後面……

負責看管這古村的崩耳老頭，佝偻着身子，皺臉笑着搖頭，自言自語：「浪子果然回頭！他老父老母生前安排的迎親儀式俗例，終於在古村演出最後一次！」

一

「浪子回頭金不換」是真的嗎？其實，他自己並不浪蕩。不狂賭、不嫖妓、不爛飲、不吸毒，也並沒有出賣典當祖宗一個碗、一個碟、一棵樹，乃至一條草……

可二十年前，他雙足剛跨過老家屋的門檻，那腦後梳個小髻，穿大襟衫褲的瘦小老媽媽以雙手掩臉，嗚咽咽，淚珠滴濕堂屋裏的兩方紅階磚；而穿大成藍短衫褲、腰纏有荷包兜肚帶的老爸指着門外的竹樹林，中氣十足喊叫：

「你這浪子要滾，就硬橋活馬的永遠跟我滾！以後再不要吃回頭草！以後再不要認我曹宗武是爸爸，以後再不認這裏是你的家！」

聽得爸爸從背後射來的一串絕情子彈，他更氣憤，覺得那老人不可理喻，心想——你只不過是生我的爸爸，

又不是鄉村老家的霸王，做兒子的爲什麼樣樣都要俯首屈從？

腳步跨踏得更快，恨不得足下生長風火輪，好快點離開那家外牆有青苔的老舊房子。

流淚的媽媽見兒子脾氣硬如鐵，沒有回頭的意思，她奔至門口高喊：

「大誠！大誠！別走，你這一走，便賣斷老家，賣斷鄉土，賣斷親人，扯斷婚事紅綫，掘掉樹根，把家業捧着送給你堂弟弟了！」

人在火頭上，全身各器官都有氣，他才不理什麼老家、鄉土、樹根、婚事……相反，認爲老媽口說的東西，都是一條條禁錮自己的生鏽鎖鏈。脚步走得更快，後來，他發覺自己在奔跑，把鄉土家屋拋得遠遠。後來，他做了火車搭客，嗚嗚的氣笛聲使他心煩。後來，他到達香港。後來，他在一家小菜館做雜工，讓廚房的時候鏟養善叔瞧得起，收作助手，把巧妙的炮製菜式功夫傳授。後來應聘赴加拿大溫哥華，在大酒家服務廚裏幾個爐鏟，在烟氣鏟氣瀾漫裏，泡足十八個年頭。人胖了許多，頭髮給蒸煮得白了，雖然四十多歲。

二

人說：鳥倦知還，遊子思家。像他這樣一個被父親斥爲浪子的人，在經過那麼多個春秋的疏隔，加上異國的風擦雨洗，山海遙遙，他思念起拔掉根的鄉土來。在溫哥華做候鏟的日子，他每年春節前，照例滙一筆錢給鄉下兩老。但是錢滙出去，有人收，但沒回音。曉得兩老在人間，但他們始終當他是斷根外驚的浪子！一個斷綫外流的風箏！略感安慰的，是兩老還肯收他的錢。

今夏，逢上供職的大酒家關門，他領到一筆遣散費，點數自己的積蓄存款，也有相當一個數目。再迴思在外十七八年，一共跟三個婦人同居，都不長久，她們都嫌他身上滯積的油煎鏟炒氣味，離他而去。便決心歸港，回鄉尋根，看看兩顆老頑固的心，有沒有讓歲月的蒸氣蒸軟？接受浪子回家？

三

從尖沙咀酒店門口搭載他回竹林村的酒店專車司機很年青，也很健談，他對新界各地情況熟悉。知道華僑大叔要回竹林村，他高聲說：「整條村子都作古了！」

作古？是什麼意思？

他訝異問：「你是說村子給燒光，留下個荒場！」

司機搖搖頭：「不，村子給保存得好好。我說的作古，是那條村子原來是明朝已建築，本港的歷史古物保護會，曾去那條荒村考察過，他們找到遷出的人家，補給他們一些錢，收為公有。其中，有三幾家人死守荒村古屋，不肯搬走，歷史古物保護會的人，費盡唇舌，在海邊建新屋給他們，才說服幾家人搬走！」

四

二十年前，大誠是個血氣方剛的鄉村小子。曾去墟市讀三年中學，在村子裏，他替幾戶兒女去英國謀生的老人家讀信、寫信，儼然知識分子了。事實，村裏沒有多少像他這樣的二十幾歲青年，屈指可數嘛！石頭、黃瓜、阿錦和他大誠。後來，石頭和黃瓜也去九龍做小販。

他的家屋在村頭第一間。她，胡草美的家在村屋最後一間。都是同樣大小格式的瓦簷磚牆、紅階磚地古屋。草美才十三、四歲，瘦瘦個子，胸脯也沒長成女人模樣，洗衫板形，她在墟上讀小學。嚇，爸爸和媽媽不理會人家尚未成長，便迫着他和她成親，做夫妻，多難過！多荒唐！他反對，爸爸和媽媽意志堅如石頭。

爸爸說：「娶童養媳，是竹林村的風俗習例！」

媽媽也幫口：「我也是十三歲嫁給你爸爸。」

他沒好氣說：「時代不同啦！在外面城市，科學昌明，你們却迫我做犯法的事，娶未成年女孩做老婆！」爸爸悠然吸着水烟竹筒：「外面城市開通是外面的事！我們山裏古村，就有古村規例！你知道，我們家的族譜寫着——十八代祖祖輩輩居於此屋，做兒子的都早婚，娶個乖乖童養媳！」

「到我們一代，應該放一把火燒掉老規例！」他說，語句繚繞着火焰。

「你敢燒掉家譜俗例？」爸爸睜大眼睛。

「總之我不娶！當家家戶戶的男丁都跑到外面去，我仍留下來，幫你們種菜種果，已經百分之一百孝順了！」他連數學術語也搬出來。

但爸爸就是一枝拗不彎的鐵筆。媽媽做好做歹，以為用眼淚就可以讓兒子軟化屈服。

他曾悄悄地走去村尾，把小學生草美找出來，兩人爬到山下一棵楊桃樹上，坐在橫枒間談着成親的事。小姑娘透着天真好奇的神態：「做童養媳好玩嗎？」

「一點也不好玩！」他說畢伸手摘一個還未成熟的青楊桃給她，要她吃。她搖搖頭，他非要她吃不可，還裝出粗暴的樣子。

只好苦着臉咬嚼，才咬兩啖，她便連着口涎果渣吐出來，說：「又酸又澀，很難吃！」

「我和我的早婚就是這個味道了！」

「那我回家向爸爸反對。」

結果，導致女家的爸爸來責備大誠反悔，教壞草美。大誠的爸爸可怒也，跟兒子大吵特吵，早已想飛的鳥兒，藉此一罵飛離老巢，飛離家鄉，乃至出洋入籍他邦。

——我是浪子嗎？我是浪子嗎？我是浪子嗎？

說將起來，未免有點冤枉，在拿鑊鏟的日子，他沒嫖沒賭沒當沒吹。他匯款給兩老，他們却音信全無。

如果有人說他這個浪子飄洋過海，不理會故鄉父母，太不孝，太忤逆，那該多冤枉！

五

終於走在那條兩旁挺立着木棉樹的石頭小路上。路並不荒蕪，給修理得很好。再走近村口，一棵老木棉樹幹上，掛着一塊「此村乃歷史古文物保護委員會管理保護，供遊人賞覽，不可破壞和攜取任何物件……」的牌子。

無限感慨，一別二十載，浪子，不，是遊子歸鄉，它已走進歷史陳迹，供人們賞覽的年代。

——我那頑固、以宗族故家為命根的老父呢？還有永遠服從丈夫意志之下的老媽媽呢？他們在當局下令收購村屋時，一定是心碎神喪地撤離數百年老家，遷到別的地方去居住吧？

抬頭，村頭第一家老屋，和其他十幾家仍健在，竹林健在，看情形是經過修葺，磚牆的青苔不見，兩扇大門還硬朗，上面貼着春節門神。走近去，想推門，一個佝僂的鄉下老頭，從村子對開一家小石屋走近他。

「先生，這麼早來遊覽歷史古村嗎？」

轉身，定睛凝望老頭子。從他的佝僂，從他的鷹鼻，從他的一隻崩耳認出熟人來，高聲說：「你是崩耳三叔！」

崩耳三叔也半猜半估地說：「你是曹大誠！這屋裏的第二十代傳人？」

「我是我是，崩耳叔，我老爸老媽呢？」

咿咿哦哦一陣，黑唇黃牙還是漏出三個字：「作古啦！」

剛才年青司機說的「作古」另有解釋，他說：「他們在歷史屋裏做古人，讓遊客參觀訪問嗎？」
佝僂老頭大動作搖頭：「不是，他們真正躺在後山作古人——只有我讓遊客參觀訪問。」